

#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 郭亮  
2022年8月5日 星期四  
1 28829906  
美术编辑 王玺  
校对 张武



书院一侧的斋舍



涑江书院门楼，沿山势起伏而建的灰瓦盖顶的院墙里，涑江书院各建筑群散落其中，醴陵人所津津乐道的文脉渊源泰半发轫于此

书院正门一侧的一处高坡上，古樟浓荫如盖，王阳明诗中“老树”即此谓也



古樟沧桑

## 涑江书院赏玩小贴士

详细地址：醴陵市左权路22号  
建议游玩：1—2小时  
开放时间：08:00—17:00  
交通路线：自驾导航“涑江书院”即可，公共交通可于株洲中心汽车站（红旗广场）或株洲长途汽车站（新华桥东）乘坐去醴陵班车到醴陵，醴陵市内乘坐1路或7路公交车到涑江书院站下车。  
周边景点推荐：茅田文化旅游景区（李立三故居）；麓谷景区；新世纪陶瓷艺术馆；醴陵先农坛（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醴陵官庄湖国家湿地公园。

株洲日报



扫一扫，观看视频

## 人文之盛

跨过书院的正门，一个不大的天井过去，便是旧时书院最重要的讲堂所在，昔日山长聚徒讲学、同窗研习经义皆在此处，如今书院之制已废，早无书声琅琅，只闻间蝉鸣噪不止，兼无游客往来，更显此处幽静得紧。

讲堂正壁是复刻的清道光年间县陈心炳所书《新建涑江书院记》，记涑江书院由青云山学宫迁西山事。两侧是复刻的《涑江书院规条》，题款清光绪三年（1877年），除常规的劝善规过等常识性条款之外，更有对书院学子“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的修身齐家之事做出具体的考核指标，显然，这是左宗棠任涑江书院山长之后带来的新举措。

清朝时的涑江书院纳入“官学”体系，书院士子以入仕为官为人生唯一正途。不说国家官职有限，功名亦有定数，绝大多数学生在求取功名的路上将颗粒无收，充其量也就是个“陪读”。

道光十七年（1837年），25岁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邀，受聘涑江书院山长之职。17岁便自行研读了《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水道提纲》《农书》等技术类书籍的左宗棠，一眼就看出了涑江书院之前教育学生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就任山长后，他删削了大而化之的说教困局，而另增了舆地、兵法、农经等实用课程，并带领学生走出书斋，登西山，游深水，瞻仰先贤，依山川地形演练战阵，学用结合。这些经历成了他辉煌生涯的预演，且培养、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后来在他的军帐中，许多人都是讲醴陵话的书院弟子……

坊间谈起左宗棠与涑江书院之渊源时，多津津乐道于那副让回家者亲途经醴陵的两江总督陶澍赞赏不已的对联，并将之视为左宗棠日后辉煌功业的起点。我却认为，相比两副逢迎上意而又构思精妙的对联，左宗棠在涑江书院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是留给醴陵士子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那种“一意干将去”的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学风，深深影响着近代的醴陵学子，培养了醴陵人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胆识和气魄，造就了百里内、万民兴教的民气民风；形成了开放务实、经世济用的教风学风。

清末民初，醴陵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各界人才，包括但不限于声名赫赫的“西山四俊杰”——民主革命先驱宁守一、湘湖学术巨子、现代报业巨擘傅熊湘，留学日本、尽心家乡、著有《醴陵实业考》的文斐，三次砸锅卖铁组织捐款修建涑江古桥为此几近破产的实业家陈盛芳。再到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纷争不断，两边的党政军界里的上层人物，从来不乏醴陵人的身影，且多少都有涑江书院的教育背景，醴陵人惯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中国近代半湖南，湖南半醴陵”并非虚言，也未始没有书院的教化、孕育之功。

## 五贤今昔

由书院正门入讲堂，右侧是展馆，左侧是斋舍，斋舍曲径通幽地与书院正堂一侧的宋名臣祠和靖兴寺相连，一般人一路赏玩过来，自靖兴寺而出，兜兜便是那株沧桑千年的古樟，不远处那青砖灰瓦白墙的斗拱式建筑，不正是涑江书院的正门，原来这便逛完了？

正沮丧之际，忽见一扇高地上还有一处未曾涉足的建筑群落，拾级而上，“五贤堂”的匾额就这么突兀地映入我的眼帘。“五贤”是醴陵士子自己总结的对涑江书院学风之养成留下深刻影响的五位先贤，除前文所述的朱熹、王阳明、左宗棠之外，还有张枋和吕祖谦两位先贤。

吕祖谦（别号东莱先生）是追随朱熹的脚步来到醴陵的。可等他赶到醴陵，“阶前梧叶已秋声”，朱熹早已飘然远去。更让吕祖谦难过的是，朱熹已经在这里掀起了一片理学热潮，他所代表浙东学派的心学似乎没有了位置。

失望懊恼之余，吕东莱索性不走了，在醴陵另建东莱书院，摆开讲坛与涑江书院相抗衡。于是，理学与心学——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思想的对峙，又在这里摆开了道场，再度掀起文化波澜。聪明的醴陵人众不偏不倚，无论涑江书院还是东莱书院，大家都“望风景从，争相亲炙”，让吕东莱难以放手，只好“侨居三年”，苦苦支撑着涑江、东莱两讲坛。幸好有张枋在岳麓书院，两地相距不算太远，得以时相往来，互相探访。张枋的每一次造访，对于醴陵的学子都是顶级的文化盛宴。讲学论道之余，二人常在涑江河畔，信步而行，县城南门的一座普通普通的石板桥，因为他们走过，“二圣桥”的名字延续至今。

如今的五贤堂大概仍延续了往日先贤聚徒讲学的余韵，除专门设有一处藏书近万册的读书室以供游客读书养性、阅读怡情外，还设有大、中、小型会议厅四处，用于开展各种讲座活动，其中最具盛名的便是已延续两年之久的“涑江讲坛”，广邀各界名家、学者先后赴醴讲学，赓续文化传统，传承人文风尚……

从五贤堂缓步踱出，山间有风吹来，暑热也似消退不少，尽管悬于西方天幕的太阳一时半会儿还没有退下的迹象，光线却是柔和不少，确乎已是黄昏，逆着我下坡的另一条蜿蜒向上的山道，绿树掩映不到的地方，能看到三三两两着运动装的男女小跑着上山，应该是早早吃过晚饭锻炼身体夜跑一族，空寂许久的山坳兀的就多了几分生气，配合归巢的鸟鸣啾啾，涑江书院，乃至整个西山，好似都活过来一般。

远处那株千年古樟依然兀然地立着，风吹过，枝叶亦作微微摆动状，细听似有哗哗声响，带动周边更多的绿意招摇，在眼底成一片起伏的绿色海浪……古人释“樟”字，以其树干上纵向龟裂的纹路似妙手天成的华丽文章，故在“章”旁加木，以成樟树之名，更提天然而生的挥发性香味以及提炼而成的樟脑丸，是书册防虫蛀的特效药。

樟树似乎天生与文脉涵养有着一定之关联，千年古樟之外，涑江书院所植树种，泰半都是香樟，据说醴陵市的市树亦是香樟树，城乡之间，遍布古樟的子孙孙，如此，也便能理解偏于湘东一隅的小城醴陵何以会有这样的人文之盛——当然，很多人会说我是附会敷衍，但我执拗地认为，这是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

# 涑江书院，先贤的足迹

苍翠于天

策划 李丹 执行 郭亮 谭清云 张媛 实习生 曹正丙

## 文教先声

“求经师，更求人师。”

甫越过门楼，迎面便是一块大石做成的照壁，石上鐫刻的几个大字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映入眼帘。书院之制，萌于汉、成于唐、兴于宋元，曲折于明清，终于民国前夕。两千余年来，尽管其身份在官方和民间两边变来变去，甚至一度沦为科举的附庸和党争的工具，但其崇尚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的精神内核却一以贯之，这自然与书院管理者，也即俗称“山长”者的个人志趣密不可分，故有“求经师，更求人师”之谓。

回溯涑江书院之沿革，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38岁的朱熹应主岳麓书院讲席的张枋之邀，从福建崇安出发，过湘赣古道，经醴陵而至长沙，盘桓两月之久。在岳麓书院，朱熹与张枋以辩诘的方式，把自己的学术思考自由地呈现在湖湘学子之前，“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陪同朱熹而来的弟子范念德如是记录。这便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朱张会讲”。

朱熹、张枋一行之后，湖南岳岳，两人从株洲分别，张枋回长沙，朱熹则返福建，途中在醴陵停留两日，且在彼时的县学官开坛讲学，醴陵士子“肃衣冠而至”，影响颇大。后来，醴陵人在朱熹设坛讲学的地方建起朱子祠并立起朱子石像，涑江书院之前身即因之而来。

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已近古稀晚境的朱熹出任潭州湖南路安抚使，脚步再一次踏上醴陵的土地，巧合的是陪侍左右的两位学生竟是醴陵人，一个是吴猎，一个是黎贵臣。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张枋学术真传的，按史书的说法，“初从张枋学，乾道初，朱熹会枋于潭，（吴）猎又亲炙之。湖湘之学一出于正，（吴）猎实表率之。”另一高足黎贵臣，早在宋淳熙二年（1175），便在其城南郊创建了第一座醴陵人办的书院——昭文书院，传播朱子之学。在两位爱徒的搀扶下，朱熹再一次来到青云山学宫，在自己的石像前长时间驻足，没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却平添许多喟叹，酸楚悲凉溢于笔端：“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是啊，距离上一次“朱张会讲”过去了二十七年，老友张枋更是已于十四年前去世，自己所创的理学如今被朝廷视为伪学，进而升格为“逆党”，生命的豪气在滚滚的红尘浊浪中被耗散和磨灭，确乎也只能将余生所剩不多的日子赋予书斋之中的断简残篇了。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时任知县管乐的倡导下，醴陵人在青云山的朱子祠旁，以涑江书院的名字继承了这块土地上全部的文化传统，接过了朱子传经布道的担子。而后，道光年间的知县陈心炳以城市喧嚣不宜治学为由，将涑江书院移建于今址（西山书院旧址），醴陵学子从此过上了“百里莺啼喧昼暖，六斋灯火敲春晓”的治学生活。

现在的涑江书院即在原道光年间的规制上修复重建的，三进院落，依次为头门、讲堂和内厅，皆不大，略显紧凑，倒是左右两侧的斋舍相对较大，依山势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左侧斋舍仍做旧时高合场景布置，一床一几，蜡像制的清代士子或伏案疾书，或掩卷深思，大抵还原旧时书院士子的日常；右侧则辟为展馆，展出与涑江书院相关的历史文化种种，前述朱熹所题诗即鐫于一块青石板上，安放在某个展厅最显眼的地方，石上并鐫有朱子画像，苍颜结首，显见已是老境，题款“乾隆辛巳岁孟春月涑江书院重鐫”，“乾隆辛巳岁”是公元1761年，朱子祠旁建涑江书院之后的第八年，书院学子感念当年朱子传道之恩，乃重将朱子之诗并画像鐫刻于石，以资永为纪念，幸运的是，历两百余年，此碑仍存，九泉之下的朱子，当也可以瞑目。顺带提一句，开醴陵一代文风教化之先的朱熹于庆元六年（1200年）客死建阳，他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一座更为偏僻的书院。

夕阳西下，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涑江书院各建筑群

跟着诗词游株洲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联合办

瞩目一方巨大的汉白玉牌坊，正中镌书法名家李铎将军书“湖湘正学”四字，字体刚劲有力、大气厚重，恰与湖湘学派经世务实的学风相契合。

牌坊之后，飞檐斗拱的门楼耸立，国务院前副总李岚清所题“涑江书院”的匾额悬在正中，那副将“醴陵”二字嵌入联中的“尊贤以醴，积厚成陵”的对联列于两侧，再外侧是沿山势起伏而建的灰瓦盖顶的院墙，占地7000余方的涑江书院各建筑群就散落在院墙之中，醴陵人所津津乐道的文脉渊源泰半发轫于此。

伏日的午后暑热如蒸，门楼前的广场全无遮盖，毒辣的日头晃晃悬在半空，并不见除我之外的其他游客身影，我拾级而上，越过门楼正中的门洞，青石铺就的路面蜿蜒向上，通向绿树掩映中的书院，也通向更为深远的历史。